

国际足联从下赛季开始收紧球员租借

切尔西“出租车”公司将倒闭

相比之前的转会禁令与现在的新冠疫情，将从下赛季开始执行的国际足联球员租借新规才是最大的麻烦。今年2月，国际足联宣布将从2020-2021赛季开始收紧球员租借。2020-2021赛季，每家俱乐部最多只允许跨足协进行租借(或被租借)八名22岁及以上球员，2022-2023赛季减少为六名，同一足协内租借球员数量也必须在三年时间内完成同步。这一规定一经宣布，便被视为是对切尔西的沉重打击，因为本赛季蓝军共有30名球员被租借在外，上赛季更是多达49人。



本版撰稿 特约记者 谢勤德

事实上，“出租车(切尔西粤语名为车路士)”策略对切尔西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，德布劳内、萨拉赫、卢卡库等球员未能在斯坦福桥站稳脚跟最终被出售的确令人惋惜，但他们都给蓝军带来了不菲经济收入。

绝大部分租借球员都能给切尔西带来收益，比如说2011年从根克来投的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，他当时身价仅为700万英镑，切尔西随后将库尔图瓦送去马竞踢了三个赛季，回归后成为蓝军一号门将，转会皇马时即便合同只剩一年，切尔西还是把他卖出了3500万欧元。

卡拉斯则是另一个典型例子，2010年他转会加盟切尔西时身价520万英镑，之后九年里仅代表切尔西

出场四次，但先后七次被租借出去，2019年以280万英镑身价转会布里斯托城，看起来切尔西亏了，但实际上卡拉斯的身价在过去九年里早已冲销干净(租借费收入)，2019年出售时已是纯盈利。

2005年，挖来阿内森担任体育总监时，切尔西相对看重的是海外才俊，将卡库塔、布鲁马等一批当时的超新星招致麾下，但在过去10年中，切尔西对本土年轻才俊的注意力渐渐增加，本赛季已在一线队站稳脚跟的亚伯拉罕、蒙特等球员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加入了切尔西，他们的成长道路与其他人基本一致——在少年阶段崭露头角，在青年阶段被租借出去，成熟后再回归进入一线队。

切尔西的“出租车”策略其实可分为两类，一类针对的是德林克沃特、巴

卡约科这样的球员，将他们租借出去的主要目的是保值，便于下一次转会；一类针对的是亚伯拉罕、蒙特这样的年轻球员，将他们租借出去的主要目的是让他们尽快成熟，看看他们能否兑现潜力，然后决定是将他们召回，还是继续转会。

“我第一次被租借出去是在2015年，技术总监埃梅纳洛希望我去维特斯(荷甲)，当时我可以去一家英冠俱乐部，但他觉得维特斯是最好的选择。”伊兹·布朗说，今年他已经23岁了，被租借至英冠卢顿，“在这方面，俱乐部给了你很大自由，最终决定权在你手里，你很容易就能看出俱乐部对你的定位——季前赛的时候你要么被选入一线队，要么被放进全部由将要租借出去的球员组成的那一队。”

专设租借教练组跟踪球员

这并非特例，切尔西并不会强迫球员去他不想去的地方。“事情是这样的，我首先会和我妈妈以及经纪人讨论一下，然后告诉俱乐部我们觉得哪里最好。”20岁的右后卫斯特林说，本赛季他被租借至维冈，“俱乐部问了我愿不愿意出国，我拒绝了，因为我觉得自己还年轻，还是留在英国比较好。”

22岁的中卫理查德与21岁的门将巴克斯特更愿意倾听教练和技术部门的建议。巴克斯特虽然只有21岁，但已经先后租借加盟了五家低级别俱乐部，“从我17岁首次被租借出去开始，我的每个决定都是和青训主管尼尔·巴斯以及我的租借教

练克里斯托弗一起做出的，我还会征询切赫(现担任切尔西技术顾问)的意见。”

是的，切尔西的租借球员实在太多，以至于俱乐部还专设了租借教练组，全部由俱乐部名宿担任，成员包括马克莱莱、库迪奇尼、弗洛、费雷拉等，他们每个人都需要同时关注多位球员，为年轻人提供技术分析和指导。

其他教练也会参与进来，比如说本赛季被租借至斯旺西的康纳·卡拉格就经常接到一线队助理教练爱德华兹的电话：“他是我上赛季的U23教练，他经常和我交流，兰帕德也给我发过短信，赞扬我的表现，让我继续保持，这对我非常重要。”

本赛季被租借至哈斯菲尔特的查洛巴则着重提到了保罗·费雷拉(前葡萄牙国脚右后卫)对自己的帮助。“他给了我很多视频，我在哈斯菲尔踢中场，主要职责是梳理攻防，他会给我剪一段若日尼奥或其他球员的视频，然后接下来是我的，最后是这两段视频的比较，一切都清晰无误，让我知道该如何改进。”

伊兹·布朗的租借教练是前挪威国脚前锋弗洛，“我是看着他和马克莱莱踢球长大的，他们是我的偶像，所以他们的建议对我非常重要，他们做到了你想要做到的事，他们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，你必须倾听他们的意见。”

给年轻球员打开一扇窗

类似的故事发生在其他切尔西年轻球员身上，昔日偶像们的参与让他们感觉自己并未离开切尔西。“当你在青年队踢了一场烂球时，一切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因为压根就没人关注你。”布朗说，“但在职业联赛踢就不一样了，你会感觉全世界都在看着你，在经历了一场令人失望的比赛后你往往会拒绝和任何人交流，如果这个时候有人鼓励你，你就能更快振作起来，开始准备下一场比赛。”

在过去10年里，切尔西各级青年队一共拿到了21座冠军奖杯，为英格兰之最，这也意味着过去10年里切尔西是培养出优秀青年球员最多的英格兰俱乐部之一，但在青年队出人头地与在一线队站稳脚跟是两码事，于是外租成为了必然。

比如说21岁的格兰特，这位年轻人七岁时就加盟了切尔西，曾是

U19青年队队长，并在2018年带领球队打进了青年欧冠决赛，本赛季租借加盟英乙球队普利茅斯，不出意外的话他很难再回到切尔西一线队了。

换句话说，最终能够在切尔西一线队站稳脚跟的年轻球员首先必须有天赋，其次必须能够在租借生涯中承受住压力，这是一个淘汰的过程，当你认识到这个过程有多么残酷，你就不会对亚伯拉罕、托莫里、蒙特、克里斯滕森等球员本赛季的成功感到惊讶——在他们背后，是无数被淘汰的昔日之星。

“我并不认为这是失败，因为能踢上英超的球员本就不多。”格兰特说，“也许我无法代表切尔西出场，但我至少能成为一名职业球员，在我看来，这套(租借)体系无论对球员还是俱乐部都有好处。”

一纸禁令瓦解租借体系 重创蓝军收入和人才储备

但现在，这一体系面临着大麻烦，下赛季切尔西最多只能将八位22岁或以上球员租借至海外，英格兰内部的外租数量也要在三年内下降至这个数字，这也意味着切尔西必须大幅削减外租球员数量，过去十年里给俱乐部带来巨大收益的“发掘新星-外租磨练-出售或自用”体系面临瓦解。

自2005-2006赛季到上赛季(本赛季不计算在内)，切尔西一共外租球员450人次，平均每个赛季超过32人次，一共花费1.237亿英镑签下了100名最终未能在一线队站稳脚跟的球员(包括加盟青年队踢球的球员)，这些球员中的一部分已经为切尔西创造了1.936亿英镑转会收入，而如果将那些还未正式离队的球员也计算在内，切尔西最终收益很可能将超过1.6亿英镑。

换言之，国际足联新政对切尔西的收入来源与人才储备都会造成严重打击，蓝军现在必须做出选择，究竟是年轻球员的上升通道重要，还是盈利创收更重要。

更现实的问题是本赛季被租借在外

的部分不是已经超过了22岁就是快要到22岁。“我很可能要正式离开了。”格兰特说，“这是显而易见的，去切尔西一线队是我的梦想，但这条路太难了。”

27岁的外租门将布莱克曼也这么认为，“我已经到了一个希望自己能安定下来的年龄，我希望自己可以去一个能竞争并踢上主力的地方，但我也不知道那个地方会是在哪里。”

但如果布莱克曼真的离开了，21岁的巴克斯特就有机会留下来，毕竟对门将来说21岁还很年轻——当然，留下来的意思并不是留在切尔西一线队，而是继续以切尔西球员身份被租借出去，等待机会。

“我会在下赛季开始前回到切尔西，然后在集训营里努力表现自己，告诉大家我已经准备好了。”巴克斯特说，“我希望自己能踢上英超，但英超也行，只有争取了才会有机会，一旦机会出现，你必须抓住。我已经被租出去五次了，我要做的就是好好利用这五次租借经历，将它们变成我抓住下一次机会的资本。”



切尔西本赛季U21球员一共出场12232分钟，是过去10年中最多的，而且至少还有9场比赛要踢，普利西奇、亚伯拉罕、詹姆斯、托莫里、奥多伊和芒特一共出场178次，全部有进球。之所以能一下涌现如此多的年轻人，跟“出租车”多年积累不无关系。